陳遲銳律師受任黃光益君常年法律顧問啓事

本律師茲受任黃光益君常年法律顧問後如有侵害黃君之名譽信用營業財產及其他一切法益者本律師當依法盡保障之責此啓　　事務所博物院路二十號　電話一二一七四號

爭孔與尊孔

（良）

孔方兄大哥、孔百兄二哥、有了大哥、自然二哥也有辦法、二哥在大學院時代、受了一點帝制色彩、說他牢籠士子、爲帝王所利用、結果受了一些制裁、廢止他春秋　祭、後來因爲他人格不錯、特別原諒、仍然紀念他、每年做一次陰壽、也就淒慘了、近來忽有人大大恭維起來、說是孔林爲古蹟之一、有保存之必要、但是至遭兵燹之後、倏復爲觀、非有大批巨款來修葺不可、諸位想想、二哥爲君主所利用、纔有從前、爲孔方所利用、纔有今日、畢竟是爭孔、還是尊孔呢、有人說、凡事都有作用、纔有利用、尤其是聲東擊西、指鹿爲馬、尊孔的背影、即是爭孔、而爭孔的背影、仍是尊孔　有人說、你這句話不免胡說、豈有此理、要知二先生爲人、有數千年利用的價值、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一定　人恭維、也就是這個道理、可惜大學院令又要反轉來了、爲甚麼前任的事、不能在後屆教育部生效呢、

編者按、二良先生于二日二日、痛遭大故、奔喪返川、久不見馮君于諸之妙文、與讀者相見、如承賜函、中附佳作、所論尊孔、獨出妙諧、讀者當不以稍失時間性而忽之也

鈔章

（丹翁）

鈔票蓋圓章。生怕靠不住。古董買賣多。細驗自無趣。古錢有眞贋。推想亦敏悟。甲闊乙難信。支票彌勿顧。據云世間上。愈闊愈可怖　我惜無有生意經。否則此老宜趨步。

各報重視國民會議

（偉鋼）

重要人物親自出馬

國民會議性質之重要、爲人所共知、新聞界對之、尤認爲採訪上之絕好競爭機會、上海及天津北平各報、聞都已遣派重要人物來京、綜理一切、大公報聞將由胡政之親自前來、何心冷已先至、新聞報來一老將黃忠（張繼爾）、時事新報爲二老板潘公弼、（七日該報已載有潘之通訊稿、載評論欄中、署名一記者者是也）、申報派何人、尚未聞悉　秦墨吶似已定以應付、北平方面、晨報派陳博生、世界日報則由社長成舍我出馬、惟此類重要人物、大都致力於會場以外之活動、場內之開會記錄、仍由原來之駐京記者擔任、因大會所定旁聽規則、每家報館只可領特別旁聽證一紙也、至於本京報紙、亦聚精會神從事競爭、七日國議跟往來、昂然自得、可笑甚矣、

和張君枕蓉廢曆新歲賦示諸生韻

（張步渠）

鳳紀更新久、閒情詠廢年、故人無白眼、爲物有青氈、梅柳初春放、檢鈐晚節堅、羨君門下士、桃李並爭妍、鹽謳陽春曲、胸羅萬卷書、風來聞虎嘯、雲出待龍噓、座繞諸生滿、牆高數仞餘、荊州嗟未識、覿面樂何如、

胡展堂祇談風月

（春風）

可謂雅人深致

自粵中鄧電發出、蔣主席在國府紀念週中、聲言此種反對政府之行動與組織、不須兩月、即可解決、聞者爲之氣旺、而隱居雙龍巷之胡展堂先生、其生活狀況、乃益爲人所注意、微聞張漢卿與蔣主席交換意見之結果、均主請胡氏出席國議、座次且已定爲二百九十四號、上蔣張座次（二九七及二九八號、）備數武之遙耳、五日午前、張漢卿曾約吳稚老同往訪胡、胡氏晉接之下、意趣頗爲活潑、但凡談及政治問題、胡即力將詞鋒避去、最後與張談小高爾夫球、並詢張知弈事否、張以未學對、六日、蔣主席亦偕羅家倫訪胡、作一刻鐘之談、胡氏大談書法字畫、娓娓不倦、蔣旋亦致詞珍重而別、又五日午後、胡氏自寓中通電話與警察吳廳長、邀其來寓、陪同出外訪友、吳似未往、胡乃獨御汽車、出外拜客二三處、興盡乃歸、

張惠長離職記

（神貓）

張惠長之得任航空署長、可稱際遇之隆達矣、張在粵中、本無重要之地位、自乘廣州號飛機、長途飛行之後、遂爲蔣主席所重視、適從前航空署長熊斌、爲西北方面之人物、馮玉祥既叛中央、熊亦不安其位而去、張復得粵方委員如孫哲生等保薦、遂得任航空之要職、張爲人喜大權獨攬、劇署長黃秉衡、與之不甚相洽、日排擠而黃赴歐州察、迄今尚未歸國、近以粵事之突起、張以與粵方委員關係、遂亦離職來滬、過赴粵省、參與機密、一方則稱病入滬醫院、向中央乞病假、中央則正署長、張惠長在中央之地位失矣、

步行國歷時一載今仍有繼續的童子軍奶錫輝（張亦菴攝）

首都修復孔廟談

（徐）

南京夫子廟、在前清時代、廟前豎有大牌樓一座、橫書泮宮二字、旁刻歷科江甯上元籍狀元榜眼探花姓名、東西兩旁、復有過街牌樓、左爲德配天地四字、右爲道貫古今四字、每年春秋兩季、由儒學致祭、祭時八佾舞于庭、典禮隆重、盛極一時、自國軍光復、奠定首都、雖則廢除祭祀、拆除門前及兩旁牌樓、毀去下馬石碑、並未根本推翻、不過孔廟前後殿、時或駐軍、階前綠草、無人剷除、頹敗情形、令人傷感、茲悉廟前沿街之處、將大興土木、改建廣場、而孔廟復加修飾、掃除荒蕪、粉塗牆壁、廟外奎星亭仍然保留不動、頗呈燦爛莊嚴之象、良以孔子爲萬代宗師、廟居首都、文化和觀瞻所繫、非徒保存古蹟已也、

陳以一獄中日記之又一頁

（閒）

十月十七十八兩日之鬧監風潮

近值國府頒布明令、定廿一年元日、實施管轄外人條例、收回既失法權、是以監獄亟須改良、應令外人藉口、陳君以一、因開罪於人、致陷縲絏、寃獄始末、曾見本報、茲陳君已出獄、記者曾見其所撰筆記、中有關於客觀者、除昨刊殉目案外、尚有關監一篇、多與外間所聞不符、爰即錄刊本報、想必爲關心司法者所歡迎也、（記者附識）

蘇州高院看守所中、多青年政治犯、察於所中待遇之不合法、設備之不衛生、輒向監獄當局提出改善之要求、致起齟齬、幾於無日無之、惟十八年十月十七十八日之風潮爲最巨、囚人無抵抗、則以罷飯爲抵抗、因要求一律開封及改良飯米不遂、遂於十七日起、相約絕食、一二所並由在押人、自閉總門、斷絕交通、此事尚有一導火線、係新由上海警備司令部解來政治犯劉愛華等三十餘名、彼等拘留於司令部時、終日開封、得相當之運動、移蘇後禁閉斗室、殊覺不慣、十六日劉愛華要求出外大便、看守人不許、劉略與爭辯、被看守長溫

不負責任之交通部

（霜華）

滬閩電路又告損壞矣

交通部近日之措施、有令人極不滿意者、如滬閩間之電路又告損壞是也、一二三月以前、該線即時現病狀、閩中電政當局、曾電請交通部設法修理、迨交部以官樣文章視之、直至上月十四日後、突然中斷、備受各方指摘、交部始倉皇失色、然其修理之成績如何、始終未見報載、最近一月以來、該路電訊、如病人患瘧、時熱時寒、社會爲之不便、直至本月一日左右、方由京中電局正式通告、謂該線已修復如常、不意至國民會議開會之第二日、（即六日、）此路又告損壞、不兩日而電訊又積壓如山、交部因部長稱病、次長消極、司長（電政司）又係新來、完全是一個大飯桶、對於救濟一層、毫無辦法、電局只有將所收各方電訊、一律由郵局寄往福州、分別投遞、在電局、收人電費、只出郵資、當然獲利百倍、在發電之人、出十足之電費、而結果乃承電局代爲付郵、常不太寃、總之、中國行政之腐敗現象、終不能免、而交通部爲尤甚、如南京新設一郵政匯業儲金局、已於前日辦公、其職務係硬從郵政局中挖出、然事實上又不能完全與郵局分家、每每領一匯票、須輾轉數日始到手、交通部顧名思義、總以愈交愈通爲是、奈何郵電方面、竟愈辦愈不通耶、

諸瘡一見消

專治乾濕癬疥瘡、脚癢、頭癬、蟲瘡、沿皮癢、楊梅瘡、坐板瘡、一切風濕暑熱皮膚病黃水浸淫沿爛成片搔癢難熬之症將此藥擦上或包稀布內擦之一見便消立刻止癢適意非常

（每瓶大洋兩角雙料加倍）

上海二馬路石路西禾興里日誦清堂醫藥室